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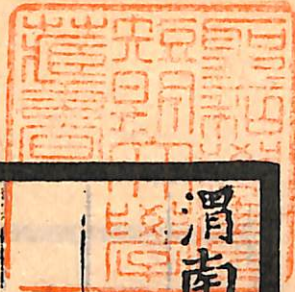
928
1
5

渭南文集

五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

碑

成都府江瀆廟碑

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
貢之篇禹貢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嶠冢導
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其嘗登嶠冢之
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
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

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衍起伏西南走蠻夷
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
過三澁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
江爲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
國亦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
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
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之亂淫昏割
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 宋興乾德三年平
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 詔自京師繪圖

遣工修大廟制傑閣廣殿脩廊邃宇聞於天
下慶曆七年故太師忠烈潞公以樞密直學
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爲徹祭
飲福之所而廟益宏麗矣厥後雖婁繕治有
司不力寢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
苴罅苟偷歲月淳熙二年六月今尹敷文閣
待制范公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祗肅祀事既
退讀開寶中修廟碑惕然改容曰此 太祖
皇帝之詔敢弗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

則又嘆曰潞國予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
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以禱曰三日而雨且大
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饒
私餘蠻夷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二
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年
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萬九千四百七十軌
甃釘以枚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有四
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一萬八十有七梓匠役
徒以口計者二萬三千八百為屋二百有九

間墻六千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
慶曆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其
刻文麗牲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

下應岷山

蟠踞華夷

江出其間

奔蹴三峽

放于荆揚

我考禹跡

九州茫茫

千礎之宮

肇自開寶

吏靡嚴恭

庭有芾草

范公來止 事神是力

廟未克成 當食太息

江流東傾 于海朝宗

廟成公歸 與江俱東

壯哉湯湯 環我蜀城

萬古不竭 亦配公名

廣文殿行在寧壽觀碑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節堂名曰寧壽觀因東都三節寧壽院之舊也初 章聖

皇帝建會靈觀實為崇奉之始至是 高宗

皇帝方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尤垂意焉迺命

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之許其

徒世守又命中貴人劉君教典領置吏胥給

清衛兵略用 大中祥符故事後十年教遂

請棄官專奉寧壽香火詔如所請賜名能真

改左右街都道錄仍領觀事實又用至道中

內侍洪正一故事 上心眷顧每示優假如

此然迨今歲月寢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

上賜者紹熙五年六月知觀事冲素大師邵君道俊始礪石來請某爲文傳示後世某實紹興朝士妻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某適後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願不幸歟伏觀寧壽觀實居七寶山之麓表裏湖江拱輔宮闕前帶馳道後枕崇阜盡得都邑之勝廣殿中峙脩廊外翼雲章寶室籤帙富麗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鍾經二樓翬飛霄漢飄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

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濟乎茹靈芝飲沆瀣之衆也導以霓旌節以玉簪侍者翼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畫德壽重華之宸翰煥乎河雒之圖書也鴻鍾大鼎華蓋寶劔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蹟卓乎祕府之恠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實與三茆君自渾沌溟滓開闢之初赤

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
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
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
六帝翱翔太虛三茆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願
享明薦用敷佑于我 聖子 神孫降福發
祥時萬時億於厚休哉某既述觀之所絲興
且繫之以銘曰 平 天 皇 友 三 眞 坐 令 化 國 風 俗 淳 乃 營 斯 宮 示 宿
炎 祚 中 否 開 眞 人 以 大 誓 願 濟 下 民 左 右 虛

因丹碧岌繫天與隣神君龍虎呵重闔鯨鍾
橫撞震無垠錦播寶蓋高嶙峋天華龍燭晝
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遺
澤滲漉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尔衆士
嚴冠巾以道之眞治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
冲霄徃從龍車塵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
廟並或謂山川興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

必有神主之以予考之殆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人死而爲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舉不可信耶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其傳甚怪而韓文公實之張路斯自人爲龍廟于穎上其傳尤怪而蘇文忠公實之蓋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沒則二公亦不得而揜也予適蜀見李冰張惡子廟於離堆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

世未有疑者蓋其靈響暴著亦有不客置疑者矣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穎上歷數百年未嘗少替而朝廷之所褒顯吏民之所奉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幸得哉至於紹興辛巳東海之師群胡見巨人皆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沒煙雲間則相告曰烏龍神兵至矣或降或

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山及慶
歷嘉嶺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
見於山海阻絕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
不得韓蘇之文以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
負顧以屬筆於其辭早事偉有足恨者迺作
送迎神詩一章使併刻之實慶元五年十月
甲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于天兮英雄是資
獨沉草萊兮默不得施巉然萬仞兮曾中之

竒使得小試兮冒白刃而舉朱旗丈夫戰死
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曷歸王亦何
懟兮人則為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巍築傑
屋兮奉祠釀桂兮羞芝彈篋篋兮吹參差王
捨斯民兮逝何之錫以祉兮燕及惇嫠歲婁
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蓋兮駕玉螭時節來饗
兮民之依 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
纛兮肅肅陰威掃平河維兮前功弗墮隆名
顯爵兮永世有辭

德敷廟碑

自古王者經綸草昧戡定亂略必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內任心膂之寄外宣股肱之力而廟謨國論密賴以決實兼將相之任者在我也 高宗皇帝時有若太師循忠烈王張公實維其人粵自 高宗歷試于外開大元帥府總天下兵首以山西豪傑入侍帷幄龍飛順動避狄南渡公則有扶天夾日之功蕭牆釁起群公喑拱公則倡勤王復辟之大策

氛棧內侵戎馬豕突公則奮却敵禦侮之奇略巨盜乘間群兇和附公則建剪除安輯之成績由是不數年間國勢安強夷虜奪氣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以爲非長久計公則率先請罷宣撫使事奉朝請章再上引義愾疑於是議始定士大夫咸謂其得大臣體而 高宗亦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蓋 高宗蹈履艱危身濟大業沉機獨

智燭微察遠以爲方海內橫流巡幸四方暴
衣露蓋周衛單寡非如中都高拱蝮蝻蠖渡
之居江流阻難海道阨危非如平時安行清
蹕馳道之中不有如公者協心同德均禍福
共安危譬之一家父兄有急子弟不召而自
至譬之一身頭目有患手足不令而自力則
天下之計將以誰譖爰益謂絳侯功臣非社
稷臣則社稷臣與功臣果異建炎以來功臣
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 故國

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
及配享 高宗廟庭其次偶居其後或者疑
焉是不然唐名將前曰英衛後曰李郭衛公
汾陽之勲德巍如泰山終不以姓名次序爲
歎 欽宗皇帝下詔褒顯故老而范文正實
次司馬文正之下司馬公之賢不肖不過與
范公等范公輔政先數十年聲詩所載以配
夔高而願乃居次世豈以此爲有抑揚之意
哉公之曾孫鑑三世傳嫡長始築廟於居第

之東廟成以 高宗御書德勲二大字爲廟
之名自忠烈以下爲三室忠烈之配曰秦國
夫人魏氏漢國夫人章氏第二室曰少傅公
諱子厚配曰漢國夫人蕭氏第三室曰少師
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維忠烈王勲
業之詳與夫世諱字系官爵葬有碑謚有誥
史有傳此不復載願廟祭宜有歌詩刻于麗
牲之碑乃作詩曰

宋傳九聖

高宗是承

化龍渡江

天開中興

維忠烈王

翼從帝旁

捐身棄孥

獨當豺狼

煙塵未息

變生肘腋

首倡義師

氣沮金石

大業復隆

退不矜功

雪涕引罪

身衛行宮

國有大難

我則出捍

功成愈謙

將士畏歎

既空盜藪

麀虜淮右

拓臯之捷

梁楚無寇

河維將平

虜畏乞盟

亟上虎符

就第王城

茂勲明德

爛然史冊

燕及家國

匪王孰克

築廟作主

三室同宇

歲時奉享

豐豆碩俎

國有世臣

家有元孫

洛尔後人

祇栗廟門

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
果終以不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
也海陵通川之間自建炎後爲盜區戰場中
雖息兵然猶鬼嘯狐嗥於藜莠瓦礫中自官
寺民廬皆略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虜禍
前日之略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
淳熙以來中外無事函養滋息且以國力興

葺之迄今四十年而城郭邑屋尚未能復承
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盛
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
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
果難也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寺始爲天
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 詔書改賜亦火
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復葺之未成而化
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師應
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粗建而大役

多未之舉有巨鐘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
鐘墮扁而不壞範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
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乃建樓百尺以棲
鐘鐘始鑄歲在乙卯至是三乙卯矣而樓成
人咸異之遂議佛殿殿之役最大度費錢數
千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耶範曰
不然吾當與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
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錢五百萬施者不勸
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黃岡蔽流

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為懼常平使者王公
寧聞之曰斯殿以資 永祐陵在天之福孰
敢議者吾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為弛禁殿
以崇成為重屋八楹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
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
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挺取華嚴
經語書殿之顏曰最吉祥殿範又為閣六楹
以奉 今天子昔在潛邸賜前住持覺深碧
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略與殿稱餘若

方丈寢堂厨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能
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為緡錢二十萬
在它人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
以進其徒一磬欵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
徃徃得入而其師別峯之法遂盛行於江淮
間矣凡一寺內外莫不粲然復興是殿實為
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
興來求予作碑予既盡述其始末且為之銘
銘曰

海陵奧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為提封於皇
徽祖御飛龍臣民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千
柱宮中有廣殿奉大雄瓌材蔽江西徂東波
神呵護如雲從璇題藻井翔空虛丹碧髹墜
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鐘雷震鯨吼聲隆隆
層閣閎奉龍鸞蹤榮光夜起騰長虹 徽祖
聖德齊天崇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梵衆極
嚴恭 熙運共慶千載逢餘福漸被兼華戎
長佑農扈消兵烽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
地積塊於下明為日月幽為鬼神聚為山嶽
海瀆散為萬物萬物之最靈為人人之最靈
為聖哲為僊真而道為天地萬物之宗幽明
鉅細之統此處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
變化也其書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
符西昇度人生神之經列國寇莊周關喜之
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

喬岳略與浮屠氏同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浮屠氏蓋
有弗及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
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
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宮獨爲天下宮觀之
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舉洞
霄召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
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它莫敢望
在 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金寶牌

又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奉齋醮悉除其租
賦至政和間宮以歷歲久穿壞漫漶 徽宗
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
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廢于兵火
高宗皇帝中興大業聞之當宁太息乃紹興
二十五年以 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樓
經閣表以崇閣繚以脩廡費出慈寧宮梓匠
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踵至
既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

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鐘磬之作
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
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機願神物表遂
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
勅太官進蔬膳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
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慶
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
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仁以告山陰
陸某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其以疾未能

屬稟後三年同知宮事王思明與其徒李知
柔杭濤江入東繼以請乃叙載其本末如此
且爲之銘曰

在宋祥符 帝錫之書 乃作昭應

比隆義圖 元豐景靈 列聖攸居

元祐上清 以祝帝儲 棟宇煌煌

煥于天衢 徽祖神霄 誕彌九區

迨我高皇 東巡于吳 瞻言天柱

鎮茲行都 警蹕來臨 神明翊扶

乃御幄殿 穆清齋居 天日下照
雨露普濡 迨今遺民 注望屬車
三聖嗣興 光紹聖謨 千礎之官
騫騰太虛 寶磬鴻鐘 震于江湖
肆作頌詩 用紀絕殊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記

雲門壽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
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
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徧徃
徃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覲也入
寺稍西石壁峰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

西繚而北爲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爲
寺曰顯聖藥師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
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
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絕遊
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闕筆倉
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
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飮極矣
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怪
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絕澗奔泉迅流喊

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
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蘄然孤絕老僧
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
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
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
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
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
兒時往來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
老而物色益幽竒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

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
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
七日吳郡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
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
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為
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
中雷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

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
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
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
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
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為邑帶山負海雙巖白
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峻立壁負者股栗乘者
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鱗出沒登
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
賀又有氣霧之毒鼃鼃蛇蠶守宮之蠱郵亭

逆旅往往大暑墻壁以道出寧德為戒然邑
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
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
縣事趙尹說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
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
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某曰幽顯之際遠矣
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
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
儻無愧於此則擷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

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諂以求福也得無
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
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瀟亭記

瀟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苦
之以茅名之曰瀟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
居邑處父兄弟相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
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立朝散之四
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得

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隣里而光耀其族嫻爲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年無一日不思瀟而適不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其在瀟亭語則瀟也食則瀟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視之若瀟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瀟之人疏一泉移一石蕤

一草木率以瀟觀之恍然不知身之客也夫
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
其鄉邑父兄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舜
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
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勤公可
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爲記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

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為似歟舟固有高明與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子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

年男勝鉏犁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芟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為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曾中浩然廢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權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

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峩帶博車騎雖容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

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九七閱寒暑不
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燕遊輒南望
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
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
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
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
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
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
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

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
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
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
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
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
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
某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改元秋九月某訪故人奕公於青山之

下與奕公別蓋十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
松間黔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
舊且悲且喜既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折皆有
意已而入法堂之東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
迅流菩薩阿羅漢翔遊其中使人如身在義
眉天台應接不暇奕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
人幻爲之者也始王君某築是庵於墓左以
資其先人之福而請吾居焉王君閉門讀書
未嘗少貶於世顧於吾獨委曲周盡吾亦感

其意爲之留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
以爲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
毫計惜而吾之心志亦竭於是矣子爲我記
嗚呼某不天少罹閔凶今且老矣而益貧困
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者與不幸
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
愴然不知生之爲樂也聞王君之事既動予
心又况奕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
月一日甫里陸某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
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
宋十一葉 天子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
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
言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
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
靈德以庇其邦之人禱祈禴禳昭荅如響紹
興隆興之間虜比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壩

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歸雖虜畏 天子
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
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
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
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
心越三月癸丑有 詔賜廟額曰忠祐 詔
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
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 上之賜五月
癸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 上命神人協

心霧雨澄霽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
以屬某曰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
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 聖
宋身隕於策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爲
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
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
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母爲神羞六月
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
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
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
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誰何
一日寇至則立爲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
壞治則後成予於是蓋獨有感焉黃龍山方
南公時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
更夷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
昔之闕壯鉅麗者嘗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

二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塔殿閣空
翔地踴鍾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
樂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
息阜安得以其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
則此山且爲虎狼魍魎之所宅矣而安能若
是哉禪師升公於其寺門之成也屬予爲記
予謂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門蓋
未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允至山中者皆知前
日之禍亂嘗如此而 國家之覆燾函育斯

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思報
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
月十四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
成越三月夔歸萬施梁山大寧六郡之士不
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峽無贏
財羨工公之爲是役也寸寸銖銖心計而手
度之繁月乃成形容爲癯髮爲盡白其德於

士豈有既耶盍思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
院之東堂畫像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
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
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
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
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
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旣上
天子爲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
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母伏嘉言母醜衆

正其任言責母比大吏毋置宵人其任百執
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母懷護母服讒使天
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
是報公公以是報 天子迺可無愧而予於
記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
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
事兼管內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

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
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
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
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城
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
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
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
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
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

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
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
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
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
相之事屢見於詩頗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
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
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
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
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客

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
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
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
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
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
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
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
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予
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

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
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
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荊州
所居名樂郊者也荊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
第相望自中原亂始以吳會上流常宿重兵
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風流
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奇石蒲菊

來禽勺藥蘭桂菱芡菡萏之富爲一州冠其
尤異者往往累千里致之子幸爲我記予官
硤中始與晉壽相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
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爲可鄙其意氣
豈不壯哉及爲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畫琴
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
梁宋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蓋其多材藝知
弛張如此然自少時不喜媒聲利有官不仕
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十年每自謂泉石

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於朝
議者謂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為喜而晉壽顧
不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
道也仕而忘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
未易是泉石非鍾鼎諸公之薦蓋砭晉壽膏
肓而使為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歸高牙在
前千兵在後擅畫繡之榮以貫斯園荆楚多
秀民尚有能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
日笠澤陸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呂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為壯
縣杜少陵扁舟下白帝過焉為賦歸字韻五
字詩詩傳天下由是巫縣名益重宋建中
靖國之元黃太史始脫鈎黨自蜀之荆訪少
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留字壁間有坐卧對
南陵雲山陰晴變態之語距乾道辛卯逾一
甲子無舉出者郵城李德修來為令風流儒
雅翩翩佳公子因廢址作堂與客落之舉酒

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為予名且記復興之歲月務觀既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五十閱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者矣獨雲山哉一日進此道幻賢消情塵滅真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空華青暈初無少異也德脩方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脩名普務觀名某臘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為使也始徙漢中即以郡治為府郡自兵火滌地之後一切草創公至未幾凡營壘廐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羣吏謁見與籌邊治軍燕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其壞尤甚公既留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撓徹其蔽障不費不勞挾日而成會上遣使持親詔賜黃金匱寶熏珍劑以彰殊禮公遂

江蘇文集卷之七
一
據詔中靜鎮坤維之語名新堂曰靜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某辭謝不獲命則再拜言曰以才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恭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錯出吾爲之變則雖弊精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況任天下之重乎歲庚寅某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爲某言公嘗憩此院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

愧之則公之剗心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發不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功利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上獨深知之故詔語如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某以爲今猶未足見公也虜暴中原久腥聞于天天且悔旣盡以所覆界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轡駕奠京邑屏

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却渭橋之朝謝玉關
之質然後能寔公靜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
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
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謹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記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
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
地中獲瓦缶斃矮貯丹砂雲母竒石或爛然
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斂而積藏輸諸
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

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
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
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
大異或謂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
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僊
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
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
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齋恨
以蛻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

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
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
客山陰陸某曰君爲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
李衛公節度劔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
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爲焚道黔中越雋諸
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
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

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
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
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
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
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
薊以出居庸松亭關茲定襄五原以抵靈武
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
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闕內事雖虜
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

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
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
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
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
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
朝論事薦吏秦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
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
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
唯九月一日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達達於侯牧
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劔南西川門以北皆民
廬市區軍壘折而西道北為府府又無臺門
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國除矯霸國
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為牧乃南直劔南
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
書於史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栻因其
矩復侈大之雄傑閣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

夏六月今敷文閣直學士范公以制置使治
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後費
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
用急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翬
飛業然摩天不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胷中
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備欲試
為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弊其不
為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
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

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
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
年腥羶之汚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
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
知公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己
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 天子先期為下詔書與
郊祀天地埒及試于禮部既中選矣 天子

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
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為所與共代
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
然則郡國貢士願可不重耶彭州舊無貢院
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為便
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敦詩通判州事鄧公
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松等議取
廢驛故地為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
相屬覓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

月癸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高闊邃深繕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庀事各有攸處既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已而不忌其成不揜其能惟懼後之無

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揆時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已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子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爲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爲輪藏予之始至也纔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

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甌臧其止山立其
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墀金碧殆無
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
土木梓匠之問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
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
礪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爲浮
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寺
以爲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爲奉也無鞭
笞刀鋸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

以爲刑且賞也其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
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壯麗百年累
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假命
今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昭
又遺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旣諾其
請又具載語守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
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
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
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
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
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
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
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
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
疾者起育賸者愈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
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

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蘧昌老
真更以為恨予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
里屬予曰國寧之楠樂伐以營繕郡人力全
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
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
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
度使取孔明祠栢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
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
閣伐江濱廟一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

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沉犀
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捕不為當時所取
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 聖主以恭儉化
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闔
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
棟宇為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
匠欺罔專恣以自為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
之者讀未終篇禁今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
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王

局觀山陰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
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
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
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
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
有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氏之病水
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

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願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

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與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塢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

陽王君鈞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玘移書某
爲之記自春徂秋九十許書請不勸某於公
爲彌甥方踉蹌學步時已獲拜公則今於爲
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道
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爲
知名士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
民故連爲祠廟莞庫吏其爲船塲則大觀政
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寺有亭曰超然
公方爲世僂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況有

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
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
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
宜使者爲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
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
略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
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園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

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 詔賜住持僧寶
印 御注圓覺經且命某為之序於是道俗
咸曰 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曰圓覺之閣
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為記
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
不敢辭恭惟 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
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已
博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祕而象胥所傳
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為我世界

拜牀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為樂時時見
於文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鄉忠公文皆傳天
下亦間與為佛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論著所
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為重雖然此猶未足
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
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
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枯於毛鄭於春秋
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
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

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與諸儒並傳向非擯斥踈置於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舡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厚士之棄日豈皆馳騫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爲之末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可自省哉公之文章本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

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此大園覺中魯之逢掖楚之黃冠笠乾之染衣祝髮平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園

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然而實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消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虜盛哉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法門之餘方住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爲

有限量也豈若園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其襄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隘而名山盛事本末闕闕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愧懼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句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悽悽報國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

田千一百畝歲爲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
仁禪寺祝 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
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
輸豕財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
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
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警服歲時奉貢純一弗
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費故因像教爲 兩宮
祈年誠愚慙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
朝即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意爲

上尚書戶部純一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昕來
告予請撰次本末爲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
曰子雖列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
能益修其業以自致于顯榮則所以報 國
者豈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
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享祿賜而忘報者
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別以錢
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于碑陰俾後有
攷焉五月十三日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于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為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谿之水為惠明河醜為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曆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

者以善俗進後學為職故儒風蔚然為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為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為作記淳熙十四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既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印
渭南文集卷之十一
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
治家棄津故地益堅礪夏六月林公乃蒐間
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
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
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
之舉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
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爲盛衰
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洛
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

哉士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
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
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記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 高皇帝行幸會稽 詔明州阿
育王山廣利禪寺上 仁宗皇帝賜僧懷璉
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
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 手詔特許買田澹
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 詔佛照禪師德光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圖書印
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母
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用令 高皇帝
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隱時 壽皇聖
帝召入禁闈顧問佛法婁賜金錢其敢爲他
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物
買田歲入穀五千石而遺學者義銛求記於
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 高皇帝遺事職也
不敢辭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
賜 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

神効珍受職齋鼉蛟鱓弭伏退聽惡氣毒霧
收斂澄廓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
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庫
盛哉今德光又廣 上賜斲 兩宮之壽植
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
是爲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已大事傳佛
大法報 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
既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淳熙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

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爲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圯適懷素者來爲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集瓌材珍產山積雲委

其最巨者石痕村之松脩百有二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奇而大木輒覽黜聖之施者工人役夫之樂助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爲懷素求文爲記予爲之言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謂吾士大夫以爲彼無尺寸之柄爲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

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
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為是院固非有積
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
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楠腐柱
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
數百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
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
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為之先後為
之輔翼為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

所以巋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
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
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
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
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大抵倏去
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
曷足恠哉且懷素之為是院不獨致力於佛
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
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徙意使不死復十四年

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
前知耶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
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
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耻者又不過自
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於庠是可歎
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禪師游能得其
學伯暮名士絲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
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
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
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
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
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繁簡復以巨輪象
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
六經寢微穿閣傑屋上摩霄漢黜聖髹丹窮
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
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 宋誕受天命崇

經立學以爲治本 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
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茲建四
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
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
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
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校
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
得無任是責耶會稽拱 行在所爲東諸侯
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

中栝蒼王公信來爲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
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
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與
殿崇閣邃宇脩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
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饗殮未足也則爲之售
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
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爲慊曰
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爲之新冕弁衣
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淳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
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
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迺齋心
脩容來宿于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跪起俯
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
我我處于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
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
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強與諸
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不獲奉俎
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

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
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所館
于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淨慈有
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
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
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
言及文辭卓然儁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

其能文而不知其有才明既從予遊絮日乃
曳杖負筇入天台山爲天封主人是山也巖
嶂嶄絕爲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
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者既
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
天封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還至雖却不可
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鍾經二樓雲堂
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繚爲高垣周爲四
廡屹爲二閣來者以爲天宮化成非人力所

能也又裒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
僧及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
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辨此明方爲其徒發明
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問不至丈室而其所
立乃超卓絕人如此豈非一世竒士哉予嘗
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
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
淺陋可笑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
之廢興因告以予說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

聖和學園 經史大考 卷之九
所倣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泝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
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爪鬣蜿蜒
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為
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
氣固是為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受命賜

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騫騰縈帶在
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
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實為諸刹之冠質
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
麓名廣靈菴慶曆中始斥大之為廣靈寺紹
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為第一代始
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
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為塔七級
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

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敏仲玘而學者
雲集厥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
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
寮樓鍾有樓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
力爲門爲廡爲庫爲垣爲磴路爲禦侮力士
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童
天祐天錫方珍出貲爲最鉅老僧智貴傾其
衣囊助施爲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爲外
護取郡之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

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既成冷公適有歸志
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爲守厥
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爲無夙昔緣
故玘來求予爲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
形勝考千載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
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
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塔廣殿層
軒脩廊山光川靄鍾鳴鯨吼遊者動心過者
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兼天下之異境

而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徒倚太息援筆而賦
之者予未死尚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
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節之等五皆有宗廟社
稷秦黜封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
社稷尚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
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畿封壇壝服
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 宋

興文物寔盛自

朝廷達于下州蕞邑社稷

之祀略皆復古不幸中更犬戎之旤兵氛南
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
弭盜簿書訟獄爲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
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 朝廷所班令式
或未嘗一視况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爲
邑實奉 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
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
煩敕使內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

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者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縣社在禮神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弗不治祀則芟舍以爲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爲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嘆曰幸爲政于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廼即其地爲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物用宋之櫟豐之枌榆

故事藝松五十又稽合制度稟秸莞席幣籩樽俎豆籩簠簋勺冪莫不如式棗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敬齊栗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于途農朴于野皆曰吾令致力於神神實響答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子請記其事予曰爲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

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耶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斬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

言一飲食未嘗忌君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斲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有所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興十

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 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與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

財不費煥然告成 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 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穉縱觀興歎以爲廣德爲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爲記某復之曰侯奉 天子詔來爲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俚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特是而止哉期年

政成將婁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

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
和州防禦使淄川夏侯君書來諭予於山陰
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爲一軍大將內以屏衛
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
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

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
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
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
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將無所攷質
子爲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南
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
撫劔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竒正未嘗不太
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
齷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則今日之請尚

何辭然 今天子神聖文武承 十二聖之
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 高皇帝
之伐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
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
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爲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
行八里有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
之衝凡東之士大夫仕于朝與調官者試于

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錢往迎來常相屬也
富商大賈捩施掛席夾以大鴈明珠大貝翠
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
在鏡湖下灌溉滄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
家相望也故多施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
胡虜之旣亦以近官道首廢于火一瓦不遺
主僧曰道亨爲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人
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沒其
後有自脩者始爲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

華嚴般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
畢而脩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廢木翦竹
伐鍾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敢孰
何初先楚公爲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
慈及法雲爲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
慈得其二法雲得其一故太傅與楚公
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
衣而命契彝者主之彝與亨俱東陽人人固
已喜而彝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

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
以兩廡巍然大刹矣彝没予以告府牧尚書
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
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
大屋四楹施以爲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
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
雄麗冠於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
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
火於庚戌及今庚申實七十載殆若有數然

卒成之者繁彝興澤父子積勩不懈之力也
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
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
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數百千歲雖或盛
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
多已化爲飛埃鞠爲茂草過者弔古興懷於
狐嘯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
應之說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
強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

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彝
興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
稅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
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
泉冽岡巒抱負崑嶂森立而地弗不治者不
知幾何年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
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後寺廢石亡

獨龜跌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信
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
親叔族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
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為未廣
也則為堂殿門廡倉廩庖湏凡僧居之宜有
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
能久也告于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
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
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

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規院之產
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
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
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孥
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
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于有司則賢守善
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院猶不
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
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

其居杜牧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毀寺可謂
勇矣然二公者卒亦不能守其說彼浮圖突
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僧挈袖無歸
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
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
則君之志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
無愧矣慶元五年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
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第 35396 号	
平成 3. 11. 1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1
圖書館	5

